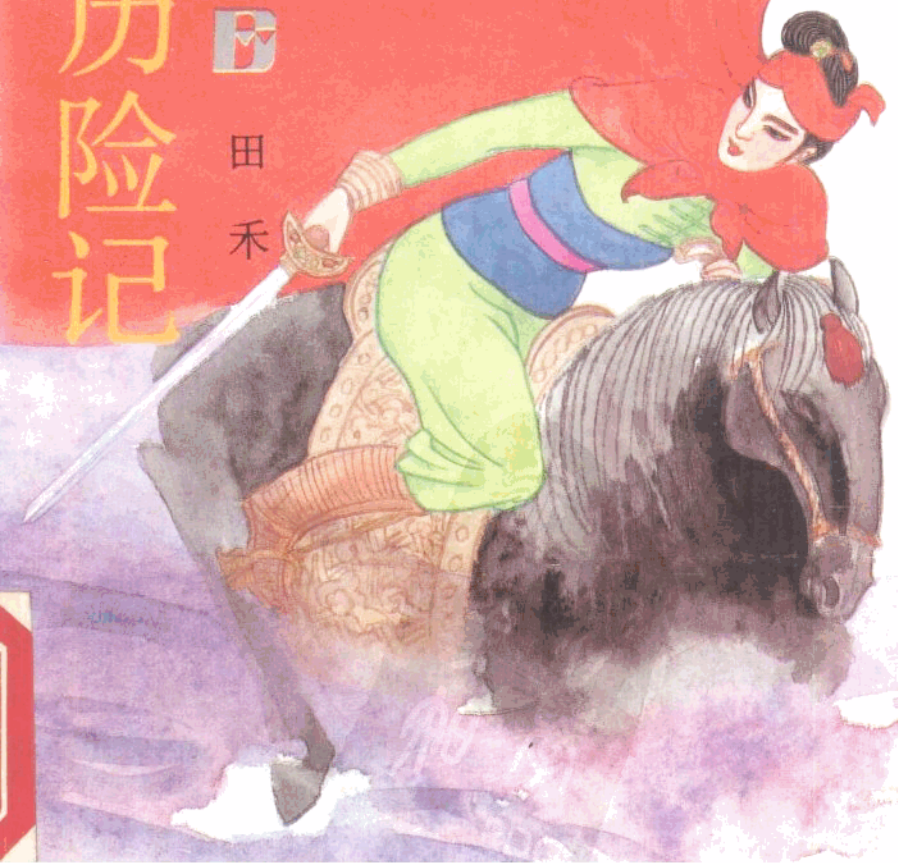


淑女历险记

北京大众文学创作丛书



田禾



目 录

引 子	2
第一章 募军抗清	3
第二章 禾川受辱	24
第三章 投亲不遇	50
第四章 岩洞隐身	71
第五章 咫尺天涯	99
第六章 女扮男装	130
第七章 幼伴重逢	165
第八章 敌营“纳妾”	195
第九章 桂林赋闲	220
第十章 脱颖幕府	254
第十一章 沙场抒怀	277
第十二章 仗义执言	303
第十三章 互诉衷曲	337
第十四章 真相暴露	366
第十五章 袖箭杀仇	388
第十六章 悒悒归去	415
尾 声	434

引 子

朝代嬗变，兴者征伐，败者抗争。“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郑成功这首写于1659年的绝句，道出了明、清鼎革之际，即使到了清顺治入主中原已经十五年之久的时候，烽烟和厮杀声仍然飘荡在华夏南方的大地上。在这场持续多年的大劫难中，百姓惨遭屠戮、尸堆如山，村落沦为废墟、城镇血流成河，无数志士仁人和草野平民拼死抵抗，清军的南进异常艰难。

1646年，即南明隆武二年、顺治三年的春夏之交，血雨腥风正酣，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三舍村一位能诗善文、身怀绝技的书香淑女，带着国恨家仇，毁家纾难，女扮男装，奋起抗清。谁知南明朝政腐败，派系纷争，她历尽艰险，壮志难酬，终于厌弃尘世，诵经度日，以了此生了。

第一章

募 军 抗 清

天茫茫夜茫茫，漆黑的夜空笼罩住整个大地，四野一片凄凉。远近的山里虎啸猿啼狼嗥声，此起彼伏，撕破夜幕，碎人心肺。几点星星，不时在夜空中显现，一闪一闪地射出迷人的光芒。它给人们以无限的慰藉，仿佛天下遍地都有炫目的精英，国家赖以存在，民族赖以强盛，百姓赖以延嗣。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夜里，江西省吉安府安福县和永新镇交界处的深山中，有一支千数来人的队伍静静地埋伏着，他们严阵以待准备袭击围剿的清军。这支军队没有统一的军装号坎，没有齐整的兵器，他们是由农民、手工业者和散兵游勇组成的一支抗清义军，唯一标记是绑在左臂上半拊宽的白布。

天已大亮，圆圆的太阳爬上了山巅。埋伏在草丛中、树林内的义军战士纷纷站起身，活动一下快要僵硬了的胳膊和腿。他们虽感失望，仍是欢声笑语地说着谈着追着打着，大山之中充满了活力。

一个逻骑扬鞭催马由远而近，在一块平地前跳下马来。平地面积不大，后边是山腰，两者交接处，有几株高大的杉

树，树下散坐着四五个人。他们左右站立着二十名英姿少女，个个腰挎刀剑，短衣长裤，身披鲜红斗篷，头上挽着双髻。她们中大的不过二十出头，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坐在树下草地上的一个人挺身站起迎住逻卒，声音清脆地问：

“清兵没动？”

“回小姐，清兵没有移营的意思。”逻卒朝来人一拱手，样子很随便地说：“小姐，咱们还是没打痛他们，今晚再出队揍他一次。”

“嗯，你先歇息去吧。”那位小姐回身坐在树下，朝一个鬓发斑白的老者看了一眼，恭敬地说：“洪翁，清兵没动。”

“这次的对手有些谋略。”被称做洪翁的老人目光中闪动着坚毅的神色说。老人身披青色粗布棉袍，头上挽结没戴巾帽，看外表有六十上下，身子骨很是硬朗。

“今夜我们再去偷袭一次，闹得更大些如何？”那位小姐用商量的语气说。

“太好了，上次就没过瘾。”“谁说不是，我刚刚撂倒两个就撤了。”“是吗，这次要干得痛快些。”坐在洪翁两侧的人纷纷表示赞同。

“今夜若去，我保你们有去无回。这支清军队伍就是我们来的，为的是消灭我们而不是路过。要是用以前的方法对付他们，我们非吃大亏不可。”洪翁侧脸看看那位小姐，语调沉稳地说。

“那么我们该将如何？”那位小姐犯了愁。

“先去吃饭，饭后把队伍移到那座山上去。”洪翁抬手指点对面的一座大山说：“今晚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但要多派

出些逻卒，多备些大石头和粗树干。”

“你是说清兵等得不耐烦，会来找我们，到时我们从山上用树干、石块打他们？”那位小姐高兴地拍着手掌说道。

“还是孩子气，走，吃饭去吧。”洪翁颇有不满之意。

那位小姐倒满不在乎，起身微笑着向站立在两侧的二十名女兵挥挥手，一同朝山洼走去。

那位小姐姓刘名淑、字淑英、号木屏，乃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三舍村人。刘淑英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幼年间家境中等，生活得无忧无虑。到了明天启六年，大祸突然从天而降：她阿爸刘铎当时为扬州知府，因为民人伸张正义，触犯了威震朝野的魏忠贤，被逮至京师百般捶扑后处死，那年刘淑英才七岁。转年崇祯皇帝登基，为死于魏阉的志士仁人湔雪冤屈，刘铎被追封为太仆寺卿，刘淑英一家才从困厄中解脱。刘淑英之母肖氏夫人是大家闺秀，为人平易谦恭，恪守妇道。她身边只有一子一女，刘淑英的哥哥名叫刘兆帜。回归故里后，肖氏夫人养育一双儿女，日子过得倒还安稳。

刘淑英十岁那年，家中来了一位年近五旬的客人。肖老夫人看过老管家递上来的名刺，是个从未听说过的名字。她让管家将客人请到中堂，双方落座，给客人献上茶后，五旬老人自我介绍道：

“我与刘铎意气相投，学问相通，经王振奇石鲸^②主持，

^① 刘铎，字我以，号洞初(1573——1626)，明万历丙辰进士，为官廉洁清正，勤政爱民，因不屈于魏忠贤，被阉党罗织罪名杀害。

^② 王振奇，字非异，号石鲸，明万历己未进士，为人刚正不阿，官至右都督御史、巡抚宁夏。他和刘铎同乡，后为刘淑英的公公。

我们三人烧香跪地磕头，遂成异姓兄弟。刘铎在京师为官时已料及祸将不远，担心日后子女无人教诲，便托嘱我在小姐十龄时到三舍村任塾师。我计算年头，小姐今年应正是这个岁数。”

老人说话不是用嗓子，而是用胸腔，话一出口犹如中天炸雷，嗡嗡作响震人耳鼓。

肖老夫人在三年寡居的日子里，接待过不少丈夫生前的友好、同僚及其弟子，却从未听任何人道及有位洪姓朋友。她见来人二目炯炯有神，一脸正气，不便再询问，将信将疑地答应下来，并按照老人的要求，在村边购置一所久无人居的草屋，将他安顿下来。第二天，肖老夫人率一双子女到老人住处正式拜师，老人高坐不动，收下两位弟子。他当着老夫人的面，询问起两个孩子所读之书所学之字。兆帜兄妹一一作答。老人脸上泛出惊讶之色，略有不信地追问：

“四书五经都已学完？”

“是。”兄妹双双答道。

“那你二人各背一段吧。”

“请先生出句。”

老人愣怔片刻，随口说了一句。刘兆帜为兄先背，接口便朗朗背诵，毫不犹疑。老人点点头，又出一句令刘淑英背。刘淑英更不待慢，乒乒乓乓一口气背完，连句读也不停顿。老人接着发难，又让二人将各自背诵的讲解一遍。二人应声而解，解释当中还把各家的批注评论一番，旁征博引，议论宏发。老人听罢，慌忙离座，走到肖老夫人面前深施一礼，道：“果然名不虚传，刘铎不诒我。请夫人受我一拜。”

肖老夫人连忙起身还礼道：“他俩学的已是我全部所藏，再无能为教授了。我正为两个孩子的日后担心，不想先生突从天降，解我忧烦，真乃天意。”

“非也。”老人正色说：“苍天无情无义，此乃刘铎有先见之明。”

老人回身从榻上的枕下抽出一个小布包，打开布包由里面拿出一封发黄了的书信，双手递给肖老夫人。肖老夫人用探询的目光扫了一眼老人，见对方没有要说明的意思，也用双手接过书信，打开信封抽出信纸展开一看，呀，是亡夫的笔迹！肖老夫人顿感一阵头晕目眩，忙将信叠起放入封内，匆匆辞别老人，在儿女的搀扶下，高一步低一步地向家走去。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将孩子打发出去，掏出手帕把眼睛擦亮，展开书信细细读了起来：

夫人，开读此信时吾去已有数载，莫伤莫哀。生前身后事谁能料及，即此生个中事又有谁能尽知尽晓？然铎以陋学粗知一二。铎死后，汝定能教儿女读书做人。然汝虽腹藏五车，却无尽吐之能，英子十龄时汝怕已是力不从心矣。吾在京城之莫逆洪翁（此人不久将隐名埋姓遁迹草野，虚以洪姓应世，汝不可追问他的前事。），在我谈及此事时，慨然自荐为塾，义课二孤。此人高节高义高才高识，尽可把臂相托。有此人，铎九泉下瞑目矣。

天启二年书于京师

肖老夫人读罢丈夫几年前的手书，悲从中来，痛彻肺腑，哀伤之情自不必说。

一晃三年过去了，兆帜兄妹在洪翁的调教下学问大进。刘兆帜好静不好动，性格温文尔雅，像个女孩子。刘淑英则好动不好静，性格活泼奔放，胆子也大，倒像个男孩子。不过刘淑英自与洪翁读书后，再不和村童玩耍了，而常同村中有学问的人盘桓。久而久之，她发现这些秀才们实无真才实学，不过是咬文嚼字摇头晃脑，装作很有才学的样子罢了。小小的刘淑英便不时弄出些恶作剧戏耍他们，当她看到这些四五十岁的学究被问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时，便发出嘻嘻哈哈一阵阵爽快的笑声，蹦蹦跳跳地跑走了。

刘淑英的名字以此远近皆知。明朝时有个习惯，对才学出众的人不以名呼而以字传，刘淑英这个名字便被叫开了。三舍村才女刘淑英不仅百里之内识字之人知道，就是村姬牧竖也都晓得她的大名。俗话说文人相轻，更何况是个小小的女孩子呢？不久便有人登门拜访，名为拜访，其实是斗才问难来的。刘淑英不懂怯阵，来者必接，而来访者又必伏首离去。来访的先是村庄塾师、乡试秀才、府试举子，后来竟惊动了明经、进士。

在刘淑英十五岁那年，家中来了一位三十岁上下的新科进士，说是在东林受过刘铎的教诲，以门生自称。刘淑英在母亲的陪同下接待了他。此人姓陈双名名贵，是个瘦弱的书生，确实很有些才学。刘淑英和他谈诗论赋说辞，未能分出上下，再讲诸子百家，还是平手。话题转到经和史上，陈进

士喋喋不休地从盘古开天地直说到当今皇上，引经据典由此而彼由彼而此，讲的头头是道。肖老夫人听得频频点头，称赞不已。刘淑英更是口若悬河，议论风发。二人仍是战了个难解难分。陈名贵心下暗惊：这小女子确实不凡，我须使出看家本领才能取胜，否则传扬出去，我岂不太难堪啦！想至此，陈名贵说道：

“小姐才学确实不同凡响，令人敬佩。”

“秀才酸、举人腐、进士烂的话，想进士老爷听到过吧？”刘淑英争强好胜地说：“还请出题为是。”

“这浑浑噩噩当做什么解？”陈名贵见守在门边的两个丫环昏昏欲睡的样子，脱口而出。

“什么？”刘淑英格格一笑，假装没听清楚，顽皮地反问。

“浑浑噩噩。”

“没听说过，请进士老爷赐教一二。”

“这个词是说人糊涂，无知识。”陈名贵满脸得意地说。

“典出何处？”刘淑英故弄玄虚地追问。

“扬子《法言》。”

“扬子是何人？”

“西汉人扬雄。”

“《法言》为何书？”

“乃仿《论语》而作。”

“原文？”

“原文？”

“啊，原文是怎样说的？”

“……”陈名贵回想不起原文，竟哑然无语。

“‘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进士老爷，可是此词的出处？”

“然也，小姐真好记性。”陈名贵自我解嘲地呵呵笑道。

“浑浑、灏灏、噩噩三词，乃扬雄联用，为何首尾联用而单去中间呢？”

“想来是约定俗成，久而久之就沿用了下来。”

“这三个叠字各为何意？”刘淑英步步紧逼。

“小姐能背出原文，还不解何意？莫非是口义^①小生？”陈名贵涎着脸说。

“休要胡说，讲！”刘淑英板起面孔，嗔道。

“这浑浑当解作水势浩大、奔涌激宕之意，若指事物当作纷乱混浊讲。灏灏为远大之意。这噩噩嘛……”陈名贵“嘛”了半天，也没“嘛”出个所以然来。

“依我之见，噩噩当作严正不阿讲。这三个词皆为褒意，何以首尾相联反成贬意了呢？请进士老爷赐教。”

陈名贵被刘淑英问得满脸通红，结结巴巴答不上来。心下暗说：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最后还是肖老夫人接过话碴儿，陈名贵才找了个台阶下。

事后，刘淑英眉飞色舞地把这件事讲给洪翁听，满以为能得到老人家的夸奖。洪翁自始至终毫无表情，最后冷冷地瞥了一眼刘淑英，叫她第二天一早就来。

第二天兄妹俩都早早起来了。刘兆帜要北上扬州、苏州等地，去收集父亲遗留在那里的诗文、信札和其他能找到的东西。刘淑英送走哥哥后，便来到村头的茅草屋前。此时天还

① 口义：即口试，有试才的意思。

没大亮。

“英子，”已在院中等候的洪翁不待刘淑英开口，先打了个招呼。“天不凉，咱们在院子里吧。”

“洪翁，我还是来晚了。”刘淑英意识到老人有话要讲，态度极为恭敬。

“不晚，送走兆帜啦？”

“送他到村口，我就来这里了。”

“很好，坐下吧。”两人坐下后，洪翁略一沉思，道：“英子，你今年该有十五岁了吧？”

“整十五岁。”

“你的脾气和令尊一样，执拗得厉害，而你又争强好胜，不甘居人下，若只习文不练武，怕总有一天你要身首异死于非命。”

“洪翁，我会武，你教过我的。”刘淑英天真地说，随即起身拉了个架式。

“那不叫会武，不过是练练腰身罢了。你坐下听我说，从今日起，我教你些护身的本领，以备将来不测。”

“你是说我阿爸讲的，二十年之后定有大乱的事吗？”

“傻孩子，还要二十年？怕十年都用不了啦。”洪翁二目紧盯着刘淑英，说：“你乃坚强刚毅有抱负的人，不学些真本领，来日难酬你的壮志。我近来反复考虑，决定还是教你剑术。刀枪棍棒都是重兵器，是上阵厮杀的，你一个女娃子不宜使用。宝剑为兵器中的君子，进可击敌，退可护己，又便于携带。你以为如何？”

“太好啦！”刘淑英一蹦老高，欢快地叫起来。

“那么我还有八个字相赠，你能做到，今日便开始；若不能身体力行，就作罢。”

“勤学苦练，善始善终，对不对？”

“正是。”洪翁捻髯微笑，他非常喜欢这位身材颀长、聪颖过人的小姑娘。

刘淑英肯用力善动脑，洪翁讲完就练，点到就会，转眼就是一年，她的武艺大进。洪翁也颇感惊讶：莫非刘铎真有先见之明？此女日后定为媛中英！思来想去，他决定再教她一手更能于危难中保护自身的本领——袖箭。

袖箭乃不入流的兵器。它源于唐朝的袖刃，当时有人把锋利的小刃藏于袖口里，乘人不备突然抖出，常收奇效。到了北宋年间，习武之人把袖刃与弓箭结合在一起，就是后来的袖箭。

洪翁对刘淑英说：

“袖箭的功力在于能暗中伤人、败中取胜，故而久传不衰。但向来为君子所耻，上阵厮杀的将军更看它不起。然而事情不能看得太绝对，现在仍有不少人用它，其中有侠义之士为护己、救人而用它，也有刁猾歹徒为图财害命而用它。我平生最恼背后伤人，尽管也会此技，可始终没派上用场，一次也没用过。你纵有天大的能耐，终是一个弱女子，自然另当别论。况且武林高手众多，良莠不齐，难免有不学好的人。你若遇到强敌，宝剑之功难以奏效时，学得此技，就能反败为胜、化险为夷。今日我将此技传与你，你须对天盟誓，此技只可救己于危难之时，余下皆不可用。”

刘淑英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当即对天发誓。后来，她使

用过四次共发出五箭，一次为救人兼救己，两次为救己，至于剩下的那次……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洪翁的袖箭，是两根并排绑好的六寸来长的细管，管的根部有弹簧，弹簧上系着一根细细的皮条，皮条的另一端拴着一个小环。小环套在中指上，中指前伸拉动皮条，皮条扯动弹簧，细管内四寸长的小箭便脱扣而出，中指屈而再伸，第二根箭又随即发出，机关灵敏，箭尖锐利，甚是厉害。

学袖箭可不似学文学武，刘淑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肘过半年，还是没有多大准头，气得她夜里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饭。又过了三个月，这才渐渐地掌握了立打和反身打两种身法，远者可在三十步开外，近者只是两三步之内，百发百中。洪翁又教她卧身打和曲肘打。学会曲肘打，便可运用自如了。袖箭学会了，刘淑英左手的中指关节上竟磨出一圈厚厚的老茧。对于她的刻苦练习，连洪翁也佩服几分。

1640年，即明崇祯十三年庚辰，二十岁的刘淑英与同县的王鹄结为夫妻。王鹄不是别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宁夏巡抚王振奇的次子。新婚燕尔，二人如漆似胶。

就在夫妇二人沉浸在无限欢乐中时，明朝的根基在猛烈摇动，整个大地在颤抖，中国正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动荡。这个动荡波及到千家万户，刘家和王家也不例外。农民义军在西北和西南点起的火炬已熊熊燃烧，以势不可挡之势向中原延伸。关外的满洲人早已觊觎上大明江山，常常南下骚扰掠夺，随时准备取而代之。在他们的儿子王永铨还不满周岁的时候，王鹄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也被征当了军兵，远

到北方渔阳地区抗击清兵。刘淑英眼含热泪为丈夫收拾行装，没说一句伤别的话。王鹄走后的前半年，时常托人捎来家书，后来鱼雁越来越少。到了第十个月，刘淑英收到盼望已久的书信，她急急撕开展读。她呆住了，一阵眩晕，从眼中流淌出来的不是喜悦的热泪，而是闪着红光的火花。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一头栽倒在地。

信是王鹄同伍人写来的，信文很简短：

王鹄在京城郊外芦沟桥西与清军作战时殉难，尸身已掩埋，同葬者二百三十二人。所遗之物正在收捡核实，不日将差人送到府上。

刘淑英醒来又哭死，哭死又醒来，连着三天不进水米。婆婆怕出差错，强忍着极度的悲痛，亲自护送媳妇回到娘家。刘淑英是肖老夫人的心头肉，尤其是儿子刘兆帜那年去扬州、苏州收集先夫遗物，船行至太湖中央遇暴风船翻人亡后，肖老夫人就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女儿身上，现在一见女儿变成这般模样，差点没把老夫人疼死。在肖老夫人的精心照料下，刘淑英逐渐恢复了平静。一天，肖老夫人在书房中无意看到刘淑英新写的一首绝句，她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琵琶声里泣青年，几叠香飘倒影怜；
十八胡笳都拍尽，未拈幽怨到君前。

刘淑英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处境不容她有别的选择，只能忍悲含痛将眼泪吞到肚里，努力撑持这个不幸的家门。好在她身边有个同病相怜的亲嫂嫂彭氏做伴，多少还是个安慰。肖氏老夫人中年寡居，是个过来人，对苦命孀居的媳妇、女儿格外体贴，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倒还安稳平和。

1644年，也就是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卖国贼吴三桂为一个陈圆圆丧尽天良，把久欲占据山海关又无计可施的清兵引进关来。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袞轻而易举地进了北京城，随即又派兵西进，追剿李自成的农民军。转过年来，清兵不费一刀一枪之劳大摇大摆地占据了南京，结束了短命的弘光小朝廷。顺治三年，大股大股的清军开进江西。明总督兼江西巡抚万元吉、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廷麟与中书舍人张同敞率大将赵印选、胡一青、张安等军退守赣州。江西除赣州外，瞬间皆为清军所有。凶残的清兵占城据乡到处掠夺烧杀，无恶不做。

刘淑英对清军怀有刻骨的仇恨，她早已暗下誓言，今生今世定要为丈夫报仇。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清兵近在眼前，他们的野蛮行径更激起她无比的愤恨。她闭门苦苦思索数日，无奈心乱如麻，怎么也想不出个主意来，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村头的茅屋。洪翁问明白她的来意后，给她讲了夏允彝^①的故事。刘淑英茅塞顿开，回来后又仔仔细细盘算了两天，终于下定决心，把自己的计划告诉肖老夫人。肖老夫人

^① 夏允彝(? — 1645)，字彝仲，明末畿社的组织人。清兵入北京，走谒史可法；南京不守，变卖家产招募义军抗清，事败投渊死。